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十

列傳一百六十一

馬自强

許國

張位

陳于陞

沈鯉

于慎行

李廷機

吳道南

馬自强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進修撰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時學政漸弛自强毅然振飭請寄不行然接諸生有恩諸生初憚其嚴已更悅服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為皇太子出閣首被命為講官數陳明切遂受眷及即位自強已遷詹事教習庶

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為日講官尋以左侍郎掌詹  
事府五講如故丁繼母憂歸帝念自強嘗語張居正  
稱之又數問服闋期比既闋詔以故官協理詹事府  
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講筵甫兩月廷推禮部尚  
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事繁不  
得兼乃用為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掌惟  
宗藩事最多而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為奸  
利自強量絜情法者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而諸不可  
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  
行止自是吏無所牟利部中肅然龍虎山正一真人

隆慶時已降為提點奪其印勅至是提點張國祥求  
復故號自強寢其奏國祥乃重賄張居正馮保固求  
復自強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及居正謀奪情自  
強拊膺太息居正將杖屨中行趙用賢自強詣其邸  
力救居正憐然俄長跪以手撫鬚曰公恕我公恕我  
自強遂趨出初俺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  
求額漸溢自強請中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  
世宗實錄咸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塋父  
念間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歲士僦多與棧  
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荐之自代已遣使報

階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間臣帝即  
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荐自强及中時行詔加自强  
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並參機務自强  
既歎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是刺下人更以是多居  
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歿寢疾不出小  
事四維代擬詔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江陵聽其裁決  
自强雖持正亦不能有所守位而已已居正還朝調  
陽謝政自强亦尋得疾卒詔贈少保謚文莊達行人  
獲喪還自强端綜有器識負時望內行亦醇儉其卒  
也士大夫惜之予恆舉入參議進士尚習鄉閭中

人入閣者自自強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祇二人

許國字維禎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神宗為太子出閣以國兼校書及即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萬曆六年再遷南京國子祭酒名為太常卿掌國子監事進詹事仍直講遷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叅機務首輔中時行與國同舉鄉試又同鄉相厚善明年言官以下此呂事攻時行及楊巍國右時行疏請仍斥此呂以安大臣切

責言者以消朋比語侵吳中行趙用賢自是朝端攻  
擊紛然踰月始己至六月巡按宣大御史陳性學復  
據前事劾國時行亦右國請帝薄罰性學而國再疏  
求去乃攻言者且謂大臣之義在定國是正人心扶  
善類而已今黑白混淆紀綱紊亂而臣不能定流言  
廣布讒說肆行而臣不能正大臣數見抵排老成皆  
無同志而臣不能扶植是三者臣皆宜去帝溫詔慰  
留復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踰月南京給事中伍可  
受復劾國帝為誦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頗憤激  
帝不允乃已而性學旋出為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

壽宮加國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以雲南功進少保改  
武英殿及一品三年滿再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國以  
父母未塋乞歸養事帝不許命其子代馬象乾之獲  
罪也國陳救懇摯帝頗竊感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  
教勅吳時來南京御史王麟趾黃仁榮疏論臺規弊  
皆侵國國憤連疏力抵并及饒伸由是公議益不直  
國剛性未彊遇事輒發數與言者為難無大臣度以  
故士論不附明年秋西陲有警召對輔臣于煖閣時  
行力言款貢足恃國謂豺狼無厭今渝盟犯順桀驁  
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事竊慮帝心然國言終以



時行為政不能奪也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國  
疏辨帝奪讓俸時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為國門  
生萬國欽所論讓則時行門生也故為其師報復云  
其冬以三事進規請帝慎起居御朝講立皇儲言陛  
下行此三者臣雖去猶留也否則雖留猶去也疏留  
中十九年七月福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  
言今四夸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始馬以平凌  
尊總馬以外制內致大臣紛紛求去雖復為國家任  
事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帝遂下詔嚴  
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此先是廷臣爭請冊立得亦

二十年春舉行再擾則更遲五歲及是江部卻張有德以儀仗請帝怒奪俸時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悅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遂求去跪五上乃命賜初馳傳歸踰二日時行亦罷而冊立竟停人謂時行以論劾去國以爭執去為二相優劣馬國為人誠朴輔政九年廉慎自守雖累遭攻擊然不能被以汚名卒贈太保謚文穆孫志吉以廕為大理評事魏志賢使籍吳養春家貲流毒鄉里名罹逆案墮其家聲焉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預修世宗實錄萬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  
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僉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  
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攷鴻猷茂烈鬱而未  
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偽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  
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  
書之待內閣裁定為他年實錄之助庶國典併職業  
舉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五年以敕吳中行趙用賢  
忤居正意時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行復以京  
察謫徐州周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景隆御  
史孫惟城薦擢南京尚寶丞俄召為左中允管司業

事進祭酒疏陳修學宮重儒官簡生徒儲經籍廣科  
舉議考選六事多議行十四年以禮部右侍郎教習  
庶吉士明年引疾歸又明年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  
辭不赴十九年秋以中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  
閣大學士與趙志舉並命明年抵都又明年王錫爵  
還朝有三王並封之議帝欲假侍孀為辭徐圖立愛  
以志舉位遽請帝篤修交泰委兆高謀議者竊哂之  
時越南星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誡錫爵者多及位而  
史孟麟言之尤峻且曰位昔為侍郎以不合於政府  
蒙諤而歸而星不避權豪為之暴白及今得志乃不

相容耶位亦無以應也二十二年夏錫爵去志舉為  
首輔位與志舉同年相厚善至是志舉老且衰矣而  
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決是時黜陟權盡還吏部  
政府不得侵撓深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孫寵陳有  
年孫丕揚蔡國珍皆不安其位而去二十四年兩宮  
災曠稅議起奸人有請稅煤炭及開臨濟皇店者位  
與沈一貫執奏不報明年春俯一貫陳經理朝鮮事  
宜請于開城平壤建五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  
中國輸稅且擇人為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為持久計  
事下朝鮮議其國君臣慮中國遂併其土疏陳非便

乃獲頃之日本封事壞力薦叅政楊鎬才請付以朝  
鮮軍務俄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且薦邢玠可為  
總督帝皆從之先是位已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以  
甘肅破賊叙功加太子太保至是復以延鎮功進少  
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六月三殿災志率適在告位  
偕同到請而愆不許乃跪言火神謂之鬱攸氣鬱為  
八徵人鬱為亂徵解鬱導和在陛下念升因請引  
咎頒赦上下交修且以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  
儲錄廢素容枉直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曠使撤  
稅監釋繫囚為請帝頗感動優詔報之然不能盡行

也位又言臣等請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  
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于是給事中張正崇劾  
位違迎遽就宜斥帝亦不省時皇長子年已十六猶  
未冠婚位請與冊立禮詔旨並行帝斥逐吏部司屬  
二十餘人位與一貫以人才可惜請稍簡汰一二餘  
令策勵供職帝並不從位素有學行初官翰林聲望  
甚重朝士多冀其大用及入政府堅守前人故轍頗  
招權示威以故素望漸衰其明年給事中劉道亨劾  
位奸貪數十事位憤力辯遂落道亨三官先是呂坤  
張養蒙與孫丕揚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

先裁士銜楊廷蘭則與位善頗分左右袒正楊崇勳  
位持道亨為其黨道亨耻之故劾位自解而疏詞過  
當遂罹譴謫焉其年六月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錫  
喪師言位與錫密書往來朋奸欺罔且謂錫之拔擢  
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辨帝猶慰留而  
給事中趙完壁徐觀瀾復交章論列位寤亟奏羣言  
攻孤忠可憫臣心纖毫無媿惟上矜察帝怒曰錫  
由鄉器揭屨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慝辱國損  
威猶云無媿耶遂奪職閒住無何憂危竑議起御史  
趙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



為民遇赦不宥其親故徐作等甘貶黜位有才而果於自用且任氣好矜故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滯雪之者天降中復官贈太保謚文端

陳于陞字元忠大學士以勤子也舉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預修世穆兩朝實錄充日講官累遷侍講學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請早建東宮十九年拜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奏言元子不當封王請及時冊立據教又請早朝勤政皆不報又明年進禮部尚書仍領詹事府事于陞少從以勤習國家故實為史

官益留心經世學以前代皆修國史而本朝獨無其  
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去我朝  
為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  
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  
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  
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  
撰次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  
浸逸卷帙散脫者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  
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  
犁然可致鴻模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

我詔從之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  
陸及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為副總裁  
而閣臣總裁之其年夏首輔王錫爵謝政于陸遂兼  
奏開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疏陳親大臣錄遺賢獎  
外吏核邊餉儲將才擇遣吏六事且曰以肅皇帝之  
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倦勤之故也今  
至尊竢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極帝優詔  
答之而不能用是冬帝以軍政失察斥兩都言官三  
十餘人于陸與同官申救至再明年春又獨疏請宥  
俱不納以甘肅破賊功加太子少保乾清坤寧兩宮

災指而對不報乞罷不許其秋二品三年滿改文淵閣進太子太保時內閣四人趙志舉張位沈一貫皆于陞同年生遇事可否相濟略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亂政亟行于陞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屢數視日影太息至冬遂不起史亦竟罷贈少保謚文憲于陞通達治體守正無私入輔大政時議甚免終明世父子為宰輔者惟南充陳氏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瀚進士建寧知府鯉嘉靖中舉鄉試值師尚詔作亂簡歸德而西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為守具賊果還逼城

見有傳乃去奸人倡言屠城將驅居民而掠之民果  
竄鯉急請諭止始定十四年舉進士故庶吉士授  
同封大學士高拱其座主又鄉人也旅見外無私親  
神宗在東朝鯉為講官嘗令諸講官書扁鯉書魏卞  
蘭太子頌以進因命說大義鯉敷陳甚悉神宗咨美  
自是蒙眷此即位用宮寮恩進編修從進左贊善鯉  
每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又獨契帝心帝數對待臣  
稱之既連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左右以喪  
對問服闋期曰秋仲命先補講官俟之萬曆九年還  
朝屬當報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明年秋擢侍講

學士再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尋總私  
獨好推轂賢士然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禮部尚書去  
六品甫二年輟正位九卿以素負物望時論不謂驟  
也先是鯉初官翰林中官黃錦緣同鄉故以幣至鯉  
拒不納及教習內書堂侍講筵皆數與巨璫接然未  
嘗私交至是蓋無所假借雖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  
以時俗侈靡為稽先朝典制自喪祭冠婚宮室器服  
至交際往來率定為中制頒之天下又以士習不端  
奏行學政八事及舉業正式為師儒範十四年春責  
妃鄭氏生子進封皇貴妃鯉率僚屬請冊建皇長子

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為言且為姜應麟等乞宥  
忤旨譴讓三月京師久旱條陳恤民實政歸本于崇  
儉戒奢已請減織造四月京師地動又請謹天戒恤  
民窮十二月復以畿輔大稔請上下交修其辭甚切  
帝並嘉納焉以會典成加太子少保十六年五月帝  
以四方告災勅廷臣修省鯉因請帝釋節用愛人之  
訓思財散民聚之言大損供億營建用賑救小民報  
聞先是輔臣請建儲詔少俟二三年至是期已屆鯉  
執前旨固請帝復不從鯉素鯉亮其在部建白最多  
嘗請復建文年號重定景皇帝實錄勿仍稱邸慶王

大同巡撫胡來貢議移祀北岳于混源鯉力駁其無  
據太廟備享親王及諸功臣請移之兩廡母與帝后  
雜祀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諸帝陵祀請  
各遣官毋兼攝諸王諸妃墳所祝版稱謂未協者率  
請裁定帝憂早步禱郊壇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  
大川鯉言民困敝不當益以輶軒大使請齋三日以  
告文授太常屬教之罷寺觀勿禱帝多可其奏鄭貴  
妃父承憲為其父請卹援后父永年伯例鯉力駁之  
詔罪蘇資五千金鯉復言其過濫順義王妻三娘子  
請封鯉不予妃號但稱夫人真人張國祥言廟皇享



國久長由虔奉元修所致勸帝效之鯉劾國祥詆誣  
導使請正刑辟事亦寢秦王損滋故由中尉入繼而  
乞封其弟郡王中責為請鯉不可許國密致首輔中  
時行指終不聽唐府遠制請封妻子亦執不從帝並  
以特旨許之先是藩府有所奏請賄中責居間無不  
如志鯉一切格之遂大怨數致微事間于帝累被詰  
責且奪俸鯉自是有去志時行銜鯉不附己且忌之  
一日鯉請告還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答  
其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陳興郊嘗為乞求  
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尚象劾之而興郊復危

言撼鯉鯉求去益力帝時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書  
不曉人意有老宮人知帝言密遣從子之為小內監  
趨走告鯉司禮張誠以其僑廖姓者與鯉同鄉亦密  
以告鯉並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皆志而去鯉竟  
屢疏引疾歸歸而累推內閣及吏部尚書皆不用二  
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就二十九年趙志舉  
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閣大  
學士入恭機務與朱廣並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始  
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一貫以士心風附鯉深忌之  
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未必奪吾位將何以併之意

欲鯉聞而辭召也三才力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之同  
心輔政一貫自是并熾三才矣鯉既至即具陳道中  
所見礦稅之害他日復與廢疏論皆弗納尋進用人  
行政二議極言廢弛之害楚假王被訐郭正域主動  
鯉是之及妖書發一貫革張臬其事都城騷然鯉頗  
主鎮靜一貫大恨其黨錢夢串遂証正域為鯉門生  
協造妖言并羅織奸賊數事帝察其証不問而邏卒  
猶日夜操兵圍守其邸已而事解復諧鯉誑兒鯉嘗  
於閣中置一小屏列謹天戒恤民窮開言路發章奏  
用火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寃獄撤稅使亦事

而士審天祿聖聰撥亂反治每入閣輒焚香拜祝之  
說者遂指為詛咒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咒耶說者  
曰彼詛咒語固不宣諸口賴帝知鯉深竟不信也先  
是聞臣奏揭不輕進進則無不答者至是以中外杆  
格奏揭遂繁帝久亦厭之多覆不下鯉以失職累引  
疾求退獎諭有加三十二年叙皮林功加太子太保  
尋以秩滿加少保改文淵閣考陵明樓災時礦稅猶  
未罷鯉語一貫屢可各為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  
曰可矣兩人問故鯉曰上惡聞礦稅疏入多不視今  
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進上必訝而取閱亦一幾

也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啓視知為殲稅米心動明年  
長至一貫在告鯉與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陳  
矩侍鯉見小璫往來竊聽且執筆俟念此時進言遠  
勝奏揭因極陳殲稅害民狀矩亦戚然鯉曰小民猶  
可虧聖躬奈何矩問何謂也鯉曰自殲使出破壞矣  
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聖躬安得不虧矩亦低徊嘆  
息還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  
曰此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為首肯一貫  
慮鯉獨收其功急革疏上帝不憚復止然越月停殲  
之命鯉之力也鯉遇事東正不撓以歷于一貫志不

盡行而是時二貴數被論引疾杜門鯉乃得行聞事  
皇孫生詔赦天下而中官乃請徵茶蠟風逋鯉以興  
詔旨戾再執奏竟報寢帝乳母嬭聖夫人金氏其夫  
官至都督同知沒而請以從子繼鯉言都督非世官  
乃已真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有祝釐功乞三代誥  
命且世襲詹事主簿鯉力言其謬乃齎金幣帝感中  
貴言將祭畿輔收地諭鯉撰勅鯉言近年以來百利  
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况此收地豈真有  
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深信遂止雲  
南武弁殺稅使楊榮帝怒甚將遣官逮治鯉具陳榮

罪狀誅其為首者餘貸弗罪乃不暴遠陝西稅使  
渠永求領鎮守事亦以鯉言而罷遠東稅使高淮假  
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招  
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即家調旨  
鯉力言非故事鯉既積忤一貫一貫將去慮其道已  
後憂欲與俱去帝亦嫌鯉方鯉為首輔則將妨已所  
為因鯉乞休遂命與一貫並致仕制下舉朝駭愕廢  
疏乞留鯉不報既撤家疏謝猶陳急政之弊以明作  
進規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鯉奏謝復陳時政要  
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諡文端

于慎行字無谷東阿人年十七舉于鄉御史欲邵虎  
鳴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辭乃止舉隆慶二年進士改  
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穆宗實錄成進修撰充日講  
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至是慎  
行與張位及後王家屏沈一貫陳于陸咸以史官得  
之異數也常講罷帝出御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慎行  
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具以實對帝悅嘗大書責難  
陳善四字賜之詞林謝為盛事御史劉臺以劾張居  
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俗  
同官其疏諫呂調陽格之不得上居正聞而怒他日



致之喪次謂曰予吾所厚亦從人為此耶慎行從容  
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拂然慎行尋以疾歸居  
正卒起守故官進左諭德日講如故侍郎立楫慎行  
鄉人也性籍居正家慎行遺書言居正母老諸子履  
業之下顛沛可傷宜推明主惟蓋之恩全大臣發獲  
之誼詞極懇摯播紳傳誦之十四年由侍郎鑄學士擢  
禮部右侍郎十七年由左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甫  
踰月代朱賢為禮部尚書慎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  
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萬曆改元  
穆宗升祔復祧宣宗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

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  
並以高曾祖禘及五世六世為三昭三穆其兄弟相  
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為一世國朝成祖既為世室與  
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  
昭三穆始傳孝宗與睿宗為兄弟武宗與世宗為兄  
弟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為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  
六世不當禘仁宗穆宗升祔當禘仁宗不當禘宣宗  
引晉唐宋故事為據其言辨而義事雖不行識者服  
其知禮又言南昌壽春等十六王世次既遠宜別祭  
陵園不宜祔享太廟亦寢不行明年正月既錯早建

東宮出閣講讀及冬又請帝怒再降嚴旨詰責慎行  
不為懾明日復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  
歸幸逢決大計放歸田里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  
渝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在令親王絕以將軍入繼  
者衆予不得封郡王藩王遠例奏請力格之時違京  
官典四方鄉試御史監試者弗便也請停之慎行力  
持獲已又明年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  
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章累上乃許  
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三十三年始起掌詹  
事府慎行既辭復起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皆

慎行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  
不允乃就道時慎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乃  
跪請罪歸卧于家遂草遺詔請帝親大臣錄遺選補  
言官數日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慎行學  
有原委貫穿百家時謂北人居詞館率鮮文學惟慎  
行及臨朐馮琦卓然冠冕一時同年中與沈一貫齊  
名然一貫特以筆墨其博洽不如也明制輔臣必出  
翰苑然惟慎行同年最盛自慎行及王家屏趙志舉  
張位陳于陞沈一貫朱賡凡七人先後莫及焉  
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貢入太學舉順天鄉試第一

大學士張居正延為子師辭不就萬曆十一年會試  
復舉第一以進士第二人授編修累遷洗馬皇長子  
出閣充侍班官再遷左庶子直講經筵尋改祭酒故  
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詣前大書整齊嚴  
肅四字蓋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  
故其立教一以嚴為主二十六年遷南京吏部右侍  
郎署部事明年典京察甄別無私馬書兼署戶工二  
部事綜理精密奏行軫恤行戶四事商困大蘇外城  
隍垣多所繕治費皆取公帑奇美不以煩民二十九  
年秋召為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越二年始受任時

已進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視部事會楚王惡正域訐其不法數事廷機力辨其誣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書傾正域及沈鯉廷機力保持之因繳生先已引伏衆更掠治令具同謀主名正域危甚廷機急邀同志求解于一貫獄得稍緩會御史沈裕草疏請宥罪生光衆懼不敢預名廷機與裕同官徐宗濬欣然請預帝聞乃趣定生光獄株連遂絕廷機雖起家詞館然精于簿書不辭繁劇以王府事多吏叢奸不可詰乃定為簡要法有請立奏吏無所容私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壇既率同列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

如曠稅其迷惑聖心致諸事叢脞率由于此誠宜殫  
然罷撤與天下更新不報其冬類奏四方災異請上  
下文修共圖明作有詔督厲臣工禁止交際燕會而  
已秦王誼遠由中尉進封其庶長子止慮受本爵而  
王黃緣欲封郡王廷機三疏力持王知不可奪遂人  
后間廷機因拒帝竟以特旨許之益府服內請封亦  
持不可廷機遇事有執尤矯矯厲廉潔帝亦知之嘗  
過大計語左右曰此時朝臣率納外吏覬惟廷機與  
趙世卿孤寂可念也然廷機性頗刻潔又偏慢不措  
大體楚宗人葉越以奏許楚王撫按官既擬奪爵錮

高墻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倒議寘之死言路勢張  
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遂廢禮部主事  
彝雲翰疏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遂伊鬱  
死舉人里居多不法廷機建議令有司評其優劣達  
于部進退之心是誇議紛起給事中袁懋謙嘗劾其  
刻覈繁瑣外難耿介中實依阿廷機求退不允時內  
閣止朱賡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輔數  
陰箠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閣臣廷機果預焉給事中  
曹于忭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  
上于忭宗契元翰及給事中胡忻復言不可用帝雅



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廷  
機三辭始視事而元翰忻攻之不已帝為奪俸以慰  
廷機已而姜士昌宋燾以論廷機被黜羣情益憤廷  
機力辨求罷又疏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明年四月  
主事鄭振先論廢十二罪并及廷機廷機累疏乞休  
杜門數月不出而言者猶疑其偽交章力攻御史則  
楊師程彭端吾馬孟禎史記事湯北京房壯鹿吳亮  
李光輝鄧漢張時弼左宗鄧劉蔚給事中則胡應召  
彭惟成戴章甫張國儒劉文炳韓光祐張鳳彩翁憲  
祥杜士全李瑾周曰序及刑部主事熊應都察院照

唐郭良翰章先後上而惟成三疏攻尤力廷機求去  
不也帝屢詔勉留且遣鴻臚趣出廷機卒堅卧不起  
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一意撰著至人跡都絕而廷  
臣猶時有繁言至四十年九月既已百二十餘上廷  
機知帝未有意放遣乃拜疏陞辭出都待命同官葉  
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執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  
賁乘傳以行人護歸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廷機  
繫閩籍六年秉政止九月其為人無大過言路祇慮  
其座主申時行館師一貫有所授受故必欲逐之輔  
臣以錡訖受辱至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先

廷機輔政時四川巡撫喬璧星銳意欲討鎮雄安充  
臣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廷機力主撤兵省轉輸全  
民命其後蠻方卒無事議者稱之閩人入閩自楊榮  
陳山後以語言難曉垂二百年無人至是廷機始興  
葉向高並命後遂相繼不絕

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  
修進左中允直講東宮一日進講太子偶旁曠道南  
即擬講拱埃太子為改容歷左諭德少詹事三十七  
年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山東歷城高苑牛產情時  
兩首兩舉道南奏請修省盡蠲山東諸稅召還內臣

又因災異言咎變之興由貂璫欵怨乞下詔罪已與  
天下更新皆不報尋請遣謚建文朝忠臣明年京師  
久旱疏言天下人情莫鬱此時鬱而不散必成旱災  
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術練習正務而久寘深  
闈聰明隔塞其鬱一也法司懸缺半載讞鞠無人致  
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其鬱二也  
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賑救坐視其  
死亡轉徙其鬱三也累臣滿朝薦卞孔時賈一時循  
吏因權璫構陷下繫數年見天無日其鬱四也廢棄  
諸臣實堪世用乃一斤不復致山林終老其鬱五也

陛下誠渙發德音除此數弊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  
矣帝亦不省道南遇事有操執明達政體朝鮮貢使  
歸請市火藥執不予土膏番貢玉請勿納遼東鐵關  
科試士以岩疆重武不宜尚文格不行其秋以父喪  
歸服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三  
辭不允四十三年五月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而  
恩後蒞任至是帝不視朝皆先涖任道南既至不獲  
見不敢入直同列方從哲為言帝令先視事道南跪  
謝因請帝聯袂交搜巖穴振窮黎實言路且曰臣拜  
命趨朝實欲效古蓋臣之誼倘陛下于臣不採狂愚

臣于陛下不務匡救陛下安所用臣居數日優言臣  
自赴召以來日冀陛下更新庶政乃就列經旬陛下  
端王婚禮一疏他若儲宮出講諸王豫教簡大僚舉  
遺佚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舌敝以請者奉旨咨  
庶幾獨臣等難辭其責亦望陛下簡置臣等之意我  
疏入帝優詔答之然竟不行也會槎擊事起帝召見  
羣臣于慈寧宮道南始得面恩自是不獲再見矣繼  
造中官劉成死詔遣其黨呂責往獲責遂嗾奸民冒  
已督造中旨斫之命革勅道南偕從哲力爭且詢疏  
所從進請永柱內降弗聽鄱陽故無商稅自稅使橫

行乃于湖口置閔征課道南極言波濤洑湧舟無所泊多至覆沒請罷閔勿征亦不納道南慎密有守輔大政不為詭隨時望甚重明年借禮部尚書劉楚先與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李文之子日不知者賄禮部吏三場悉與同里趙鳴陽聯疏舍其首場七篇旬坊刻外皆鳴陽筆也榜發同和第一都下大譁道南等亟檢舉詔令覆試終日僅構一文乃下吏戍烟瘴鳴陽時亦中式坐除名先是湯賓尹科場事竇道南~~其黨~~其黨側目至是御史李嵩周師旦遂逮章論之而~~終~~中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

顏俊文炳文炳遂再疏極抵河南巡按御史張至發  
助之道南不能堪言臺諫糾劾聞臣職也木有利口  
慢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賜罷黜帝雅重道南為請  
文炳外任奪萬等俸御史韓浚朱埈救文炳復抵道  
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歲疏二十七上帝猶勉留會  
繼母訃至乃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天啓初以奉恩  
即家進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贈少保謚文恪

論曰萬曆之季殆否塞極矣聞臣職居輔相誼切股  
肱而堂陛隔絕天顏萬里諸臣惟有弘濟之才匡救  
之志亦安所施之哉策之言路槩排同列水火詩張



閔闕如濟似燥稍有志趨者肯安之乎以至進退觸  
藩還迴狼狽掛冠行避解組私歸此何體也蓋敗亡  
之局已成矣悲夫

明史卷三百十一

列傳一百六十二

張四維

申時行

子用懋

王家屏

王錫爵

子衡

趙志舉

沈一貫

朱

賡

子敬衡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個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時楊博王崇古並久歷遭隆善筭兵四維與博同里閭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之四年秋拱掌吏部超擢四維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時俺荅封貢議起

朝右相持不決四維為交闕其間拱亦傾心籌畫欵  
事遂成拱益才四維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  
者明年四月御史却永春視鹽河東言今鹽法之壞  
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為勢要四維父  
崇古弟為大商四維奏辨且乞去而拱力護之溫詔  
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儻  
黃緣先得之諸人遂相構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儻士  
儻未去而言路獲有劾四維者四維時已遷左侍郎  
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儻亦去而拱終念四維又明年  
東宮出閣召充侍班官給事中曾大堃言四維願拱

秩得召四維馳疏辨求罷帝不許且趣入朝未至而  
穉宗崩拱罷致張居正當國後移疾歸四維家世素  
封歲時魏問居正不絕武清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  
故籍山西四維結為援萬曆二年徵召掌詹事府四  
維既事居正謹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  
維會馮保亦與四維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入贊機務時呂調陽為次輔老而懦政事一決居  
正居正亦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既由居正  
進蓋護事之無敢出一語相可否但隨居正後拜賜  
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

書中樞殿大學士初四維維由事居正然為其所制  
積不能堪且不善居正所為凡忤居正者當四維調  
者每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至是既得政知  
中外積苦居正操切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  
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  
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為促急煩碎致微敏無藝  
致令乖舛中外翦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  
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蒸黎咸戴帝德此固人  
心培國脉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  
亦漸發舒詠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蘇曹省

吾輩委身自脫于中時行而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  
己為伯惡四維特之詔曰何為叛戎篆省吾知之厚  
賄保數短四維謂四維與吏部尚書王國光同鄉相  
厚可構也乃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國光媚四維拔  
其中表弟王謙為吏部主事時行遂調旨罷國光并  
謫謙而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  
建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壽張大受行賄于  
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遠于外以安四維而四維  
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貴張誠構保保眷大  
衰四維乃投意門生李植輩令發保奸狀保及篆省

吾皆逐而朝事一大變四維謂除惡務本本既除餘  
黨可畧請帝與之更始而汲引海內正人為居正所  
沉抑者雖旦夕未盡登用然力反前事于是時望屬  
焉矣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之又詔取雲南舊貯礦  
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明年詔江西陶磁器十  
萬多奇巧難成四維亦力諫尋以父喪歸先是居正  
餘黨欲逐四維擁時行為首輔四維愠語時行客曰  
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迫為時行得疾  
在告及起不敢謝過默默而已及是四維與門生在  
言路者謀先攻時行姻戚尚書徐學謨次及時行疏

具將上而父訃至乃已四維既聞喪慮有後惠太行  
金子張誠張鯨屬為覆露由是賜錫優渥亞于居正  
馬服將闋卒贈太師謚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  
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泰政甲徵工部部中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  
修撰歷諭德克經筵講官纂世穆兩朝實錄進左庶  
子掌翰林院事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張  
居正請廣聞臣前大學士徐階力薦時行居正意猶  
豫階強之明年遂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七年進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十年以遼東大捷加太子太保



元子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明年  
奉命履視大峪山陵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時行文未蘊藉常居正時不立崖異  
居正輔政十年天下苦于操切則諷其專擅以為侵  
六部權非祖宗故事至是御史張文熙猶以為言帝  
曰朕于天下事不能盡知嘗咨詢內閣若內閣都不  
與聞政事設此官何為因諭時行等勿以文熙所言  
介意時行上疏曰陛下聖德謙虛純心委任不以臣  
之不肖每事咨詢又以御史煩言俯垂慰諭臣等方  
切感激更復何言但國家典制及閣臣責任當官督

不添考使臣等居密勿之地可專擅之嫌竊恐難於  
展布不敢不為皇上明之其一謂部院不當置考成  
簿送閤稽考按祖宗舊制諸曹每月必領內閣稽微  
簿開列事件月終送內閣收掌年終類送六科此係  
二百年成規今考成簿與稽微簿相同但詳略稍異  
耳然則各部院之事未嘗不使閤臣與聞也且先年  
題奉明詔凡撫按奉行考成法過除未完者六科每  
歲兩次稽叅閤臣則止于稽考本不題叅又罰俸止  
及撫按未嘗借以督責部院也夫國家紀綱法度掌  
於部院而統歸於朝廷閤臣則叅機務併顧問者若

於諸司之事全不與聞卽皇上有問臣等憑何奏對  
卽有票擬臣等憑何奏酌此豈皇上委任責成之意  
哉且如吏部官不稱則當去未聞禁吏部之銓選也  
戶部官不稱則當去未聞禁戶部之會計也使閭臣  
不職卽黜罷可耳若并其責任而盡削之不幾因坐  
而廢食乎其二謂吏兵除授不當一一取裁其三謂  
四方撫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夫部臣各有職掌督  
撫各有責任初未嘗事事取裁事事請教但閭臣以  
平章政事為職而用人則政事之大者故文臣自京  
朝堂上官武臣自叅將以上部中亦與臣等酌量無

亦虛心為國以示慎重公平之意今二部尚書寬在  
法者何嘗行一私意用一私人但當問其所用之代  
公典不公不當問臣等知與不知也至于封疆事宜  
關係要重者督撫諸臣豈得不與臣等言之近如陝  
西重災作何賑濟遼東邊情作何防勦雲南莽賊作  
何併禦此皆朝廷大計即諸臣揭問不為何承即臣  
等示以方略不為侵越但論事體之當與不當不必  
論臣等知與不知也蓋議者徒見前人之弊習而并  
欲防後人之將來不知專擅在人不在乎法擇人以  
守法則可因人而廢法則不可假令臣等居位食祿

事事皆委之不知豈不甚逸然祖宗建立間臣之意  
謂何臣等受陛下高厚之恩謂何而相誣自便將萬  
死何以塞責臣等實不敢避形跡而有所不盡其心  
故平陳其愚帝深以為然於是時言路方張縱橫朝  
守時行雖得主眷度不勝衆多之口則務厚情所欲  
而姑息煦嫗以厭其意間權輕而間望益損矣先農  
吳中竹沈思孝等以論張居正奪情受杖海內矜名  
之士翕然歸之而李植江東之徒亦依附之以要  
榮譽取高位後生靡然爭以撻發居正為奇而時行  
播議持平言者以時行故為居正所引輒曰為黨梓

擊交至御史丁此呂謂侍郎高啓愚與試南京以舜  
命高為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  
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而至非清明之朝所宜  
有尚書楊巍因請出之于外帝初從之而給事御史  
王士性李植等甘黨此呂交章劾巍附時行意蔽塞  
言路帝尋亦悔之命罷啓愚留此呂于是時行巍皆  
求去太學士余有丁許國言大臣人望所屬國體攸  
繫今以群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之心國尤不  
勝憤專疏求去籍役中行思孝等劾都御史石星侍  
却陸先祖亦言小臣不可徇大臣不可棄帝乃聽巍

出此只于外慰留時行國而中行思孝又以國言求  
去諸言路群起攻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自此間臣與  
言路相水火而時行遂為戎首時行知天下士論之  
不與居正也欲盡反其行事以收拾人心首請罷考  
成法略言賦歛過于苛急則百姓不安緝盜過于督  
責則無辜被枉道里有遠濶則時日有稽違倘畏避  
糾劾期于速竣必滋鉅鍊周內苟且疎略之弊非治  
體也陛下肅清吏治期于事集民安而已欲集事不  
宜多事欲安民不宜擾民于是各正一切綜核之跋  
盡為政易士大夫得用自寬並執職不事事而相競

於言上下恬熙風俗偷惰馴至法紀隳壞國勢凌夷  
難由言路之激感而亦時行之矯枉過正使然也時  
行本有才略與居正同在內閣久明習國家事歲丁  
亥江南苦澇所漕米皆濕潤部臣欲却回抵易漕卒  
洵洵時行謂尚書石星曰江南歲輸止有此數若必  
全賙補民力何堪宜量輸京師趙到趙給京軍勿更  
需日月致不可復食星從之國儲不朽屬而江南免  
責償之累京東地多平窪沮洳彌望尚寶徐貞明建  
議請開水田如江南法歲收自倍時行深是之為請  
於帝屬貞明董其事貞明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



自河間經始使盡地耕作一時農兵大集墾田甚廣  
畝收一鍾而北人官京師者從中阻之時行上疏極  
陳利便帝入中官言竟罷其後農兵私自開墾  
不聞有司京東白粳輸供上用其直減于往時帝幸  
兵仗局臨觀內侍或言武宗時有內教場以歲時習  
武帝欣然舉行摘內監二千分班操練每以五鼓從  
東華門入及晨而散時行等深以為憂傳語司禮大  
璫曰此事關係禁廷諸人操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奸  
盜竄入其中為害叵測即有緩急外人不得問宿衛  
不得入此公等剝膚之患也諸璫竊思乘間力奏帝

乃止雲南緬夷莽達刺侵逼三宣而隴川多氏為記  
室岳鳳父子煽誘折入緬中順寧土舍罕虔為莽賊  
內應于是據隴川破順寧滇中大震廷議用兵于緬  
火臣或難之時行曰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且受其  
弊矣滇南萬里向來武備單弱奸人勾引遠夷乘隙  
而動若選擇守將率兵禦之募土司健卒自足戢守  
無過慮也乃與兵部議調鄧子龍劉綎各將兵三千  
赴之于龍先後順寧擒罕虔綎以計誘執岳鳳及其  
子囊烏猷關下緬兵遂不敢出而隴川平播州楊應  
龍所屬五司七姓數訐奏應龍下撫按會勘有司以

為奇貨故坐應龍以貶危不服之罪索重賄乃已巡撫葉夢熊貪功喜事入五司虜想疏請大征時行曰應龍雖殘暴但行于所部于朝廷未有逆節也祖宗來第羈縻之馬用漢法為部中遊寢其奏順義王塔力克西海青海別部大落赤真相入犯洮河中外爭請用兵時行謂不可以一鎮而擾九邊荐戎政尚書鄭洛為經略使趣順義東歸而鞏大真之罪使還洮河復定其能斷大事如此然當時朝議卒以時行為屠逆之黨而排擊之雖幸免一時竟以建儲之議而去先是十四年正月先宗已五歲矣而鄭貴妃有寵

生皇太子常洵頗有奪嫡之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多以指斥宮闈觸帝怒被褫職十八年時行復以為言帝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時行曰出聞似不違帝領之尋屢疏請冊立穆教有詔須後命貴妃弟國泰亦以疏請不報時行等乃言向者道路之口謂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今國泰奏復不行則外廷又滋異議以為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陛下姑為皇貴妃解紛恐中外臣民之疑終無由釋而皇貴妃之心亦終無由白于天下帝乃下詔曰朕不喜激臨近諸臣章奏一概留中正息其雜問

朕父子歸過于上遠直于下耳若明歲廷臣不復請  
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直須皇長子十五歲舉行于  
是時行戒廷臣且弗激擾帝頗安之明年八月工部  
主事張有德請具冊立儀注帝怒更命展期一年而  
內閣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許國首列其名時行恐  
激帝怒冊立復中變乃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  
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仰惟宸斷  
親裁勿因小臣致妨大典于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  
行陽附群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  
黃道賓復請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

被黜責御史鄒德詠劾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  
歸歸三年而先宗出閩誅崇十年而立為皇太子時  
行馳疏表賀帝手詔存問曰元子冊立朕志先定以  
阻激故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今已立為皇太  
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繫念特遣使報卿四十二年  
時行年八十復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  
南岳鳳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至是  
贈太師謚文定時行承居正之後海內清晏雍容朝  
刻為太平宰輔既歸里門時時從故人遺老修綠野  
香山故事丹鉛筆墨與少年詞人爭角勝吳趨委巷

詞翰流傳互相矜重閱二十年餘于時人情國勢日  
變而難至福清葉向高當國益孔棘矣向高每嘆美  
時行以為弗如也世之進翰居正者必望時行然在  
當時以能政紀其政雖誠為黨獲而上下翕然安其  
行事矣子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  
久之不調神宗特擢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  
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  
用懋官兵部久頗諳邊事是時軍書旁午題奏一日  
數十上不解帶者數旬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孫紹  
芳進士戶部左侍郎

王家屏字忠伯，大岡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標江都御史，高捷以官幣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捷茅拱方柄，國祈稍諱，執不可。萬曆初，進修撰，充日講官。教陳劉攀帝著款容，而受稱為端士。張居正寢疾，詞林率奔走禱祈，獨家屏不往。每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吏官二年，即輔政。前此未有也。時中時行當國，許國、王錫爵次之。家屏局末，每議事，東正持法不激，不隨時。望甚重。越二年，遷總督。憂，詔賜銀幣，馳傳以行人。獲



行服甫闕詔遣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既抵京師三  
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請因聖節御殿受賀奉發駕  
中章奏舉行冊立禮不報復偕同官疏請帝乃于誕  
日強一臨御馬俄遣中官諭家屏與以志愛家屏疏  
謝復請勤視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  
居不出矣評事雖于仁進四箴帝將罪之家屏上言  
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庶官不及知不  
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據諫之故能防欲于微  
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僻位密勿反緘默苟容  
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大矣尚

可一日立于聖世哉帝不憚留中十八年以久旱乞  
罷言通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之  
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今日况套酋跳  
梁于陝右土蠻揭獫于遼西貢市屬夸復臨張虎視  
于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刺民供軍民  
已窮而軍食未裕加以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凌  
雜祗事靡文綱維維弛而惕玩之風威名實混淆而  
僥倖之風恭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計臣一歲  
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替言竟與諸司章奏  
並後不行令驕陽燦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

獨未徹九關之內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而不能自己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時廷臣交請冊立其年十月家屏偕時行國錫爵令疏懇請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沽名激擾至詆為悖逆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再爭杜門乞去獨家屏在側帝遣鴻臚即家趣時行等入直時行等陳謝復申冊立之請杜門如故家屏亦請速決大計帝乃遣內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即于冬間議行否則待諭十五歲家屏以口勅難據欲帝特布綸音立其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

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歡然時行等亦起視事時  
帝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輸結責時行等合  
詞陳奏乃已至明年秋大典將屆以張有德奏帝優  
蔭為名中止時行國並由此去位錫爵先以省親還  
家屏遂為首輔以國諫疏已實列名不當獨留再疏  
乞罷不允乃視事當是時中外皆疑帝欲立愛誘議  
紛然家屏深憂之力請戮大信以塞道路之言消宮  
闈之釁不報又明年給事中李獻可等請豫教帝默  
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益怒譴謫相屬家屏遂引  
疾求罷言滿返黜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率令

縱致承意簡主不義每感斯言惕然內媿頃年以來  
九廟重閉晏安是懷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  
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聞聖慮陛下試省此心敬耶  
怠耶于治道得耶失耶臣僇負補弼既不能婉導密  
規防未萌之欲又不能苦爭強諫扶將墜之樞曠職  
鯨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請廟饗請元旦  
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  
天意已可見矣至預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祇聞五  
言藥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俳諫之名服朝有橫  
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漢汲黯苟容汲黯所

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  
得奏不下俄以趙志舉疏責家屏希名托疾為復奏  
言名非臣之所希亦非臣所敢棄願臣所希者陛下  
為堯舜之主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  
若徒犯顏觸忌抗爭憤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  
希名將使臣身都高爵家膺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  
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疏入帝益不悅  
遣內侍至邸責以徑馭御批故激主怒且謂托疾要  
君于是家屏求去益力或勸宜少需忍就大事家屏  
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辱

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  
升遂復兩疏懇請詔馳傳歸家屏制行端嚴忠貞天  
植既當國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顧以懇直見  
忤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不復展其志朝野惜焉  
閏八年儲位始定遣官賚勅存問賚金幣羊酒又二  
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文端憲宗立再贈太保任  
一子尚寶丞家屏通達國禮既家居朝鮮用兵貽書  
經畧顧養謙曰音衛為狄城齊桓率諸侯城楚丘春  
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仇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余茅  
以保會稽之耻激厲朝鮮以城楚丘之功獎率將來

無為主而為客則善矣其深識有謀於此類也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授編修三遷為翰林萬曆初充穆宗實錄  
副總裁書成進侍講學士遷祭酒五年以詹事掌翰  
林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  
同館十餘人詣居正求解居正不納錫爵獨造喪次  
切責之居正勃然下拜索刀為刎頸狀曰君革欲殺  
我耶竟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  
進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急請召還錫爵  
十起獨不署名旋以省親去居正沒言者交薦會丁



發不果召十二年冬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叅機務累疏力辭詔遣行人敦趣明年六月  
還朝首疏指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即侈靡闢橫集  
簡工作帝咸褒納先是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  
楊巍等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莫  
其助已此錫爵至獲持平其間與時行合出疏力排  
植等由是植等悉去政府勢益張是時時行為首輔  
新國次之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同郡於國則同  
鄉以故三人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勇氣  
悉其操行貞白時行殆不知也於六年予衛奉順天

第部部為柱能伸論之錫壽連章辨奸論過忿激  
伸竟下詔撤除名柱亦謫遣方御史喬璧呈請帝戒  
諭錫壽務擴其量為休休有容之臣錫壽言臣以壽  
容有枝彥臣為休休璧呈以并容媚嫉為休休惟陛  
下裁察議者頗謂其忤云明年四月上疏言自二月  
以來陛下僅一視朝送潞王之國其餘朝講悉廢臣  
下喁喁不勝跂望夫尸居却事何如嚮晦之安酒醪  
祛疾何如勿藥之喜燕婉當御何如前疑后丞之嚴  
玩好充陳何如左圖右史之樂陛下欲明其不然莫  
如切御朝講日親大臣使人人得以覲天顏承清問

上也或以方暑靜攝則定省游衍之暇以二時披閱  
章疏使羣下曉然知意在尊生不在厭事在色養不  
在逸樂其次也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躬親則  
蚤定根本之計升儲出閣然後委政事予閣部又其  
次也迺今留中諸疏動至經時冊建吉期者無明旨  
閣臣兼旬累月不承顧訪又何顏立羣工之上哉皇  
長子倫序久定三歲前已宣付史館去年不行猶曰  
年未及也今年不行猶曰潞王未之國也過是皆無  
詞矣而猶然遂回不決此臣所以日夜拊膺而泣血  
也帝溫旨報聞明年二月復請豫教冠子錄用姜愿

麟等且為李材求宥不報五月以旱災自陳言臣俸  
位六載朝錄日踈災異日告南北寇敵在在生心而  
太倉錢穀枵然一空請餉請賑茫無以應至冊立大  
典久稽不行豫教急務亦且寢聞日今京師亢旱風  
霾人情違迫求其召災之故則有妄傳宮廷舉動歸  
過君父者臣謹屬股肱地居輔導主德未光由臣失  
職乞垂賜罷免帝優詔留之其秋西陲失事議者爭  
請用兵錫爵以內治未足恃不當遽罷欵主戰持議  
與特行合未幾偕同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言前  
代廷立皇儲皆天子謙讓臣下固請而後從茲陛下

以故事持謙則可若謂必當獨斷臣下有請即謂之  
無君心懷悖逆則漢文卽位之年羣臣首以建儲請  
豈皆不忠之臣耶聖諭又謂安有子不順君父之指  
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者夫元子年未十齡便疑防  
若爾自此漸壯羣臣愈當避私結之嫌永不敢再請  
于陛下之指則順矣安所逃依阿悞國之罪哉陛下  
卽自謂心無搖亂重責妃嫔有贊言然聞密無據臣  
等何憑曉諭外廷亦宜遠釋然無疑頃又聞宣傳中  
宮有疾嫌疑之間甚有以小人曖昧之心窺測陛下  
者臣竊痛之祈陛下憐臣多病速賜骸骨還鄉重疏

留中尋以母老連乞歸省乃賜道里費遣官護行既而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總去位有詔趣召賜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為首輔先是有旨是年春舉冊立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前張有德事成默然拱埃及是錫爵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侍嫡子令元子與其兩弟且並封為王錫爵既奉詔擬諭旨又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即嫡子而所生母不必進崇位號以上歷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舉張位咸不預聞帝竟以前諭下禮

官令即具儀於是奉朝大諫六科給事御史孟麟禮  
官羅萬化等庫詣錫壽第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  
錫壽亦自覺其謬借志率位力請追還前詔帝不從  
已而諫者益多錫壽益懼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  
報乃自劾三誤乞罷斥言極切至帝亦知公議難拂  
不得已追寢前命且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壽旋上  
疏請速決且曰陛下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安知今  
日之命不改于他日曩元子初生業為之頒詔肆赦  
詔書稱祇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  
弗決哉不報其年四月陳泰交要務請君與臣交太

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讒言君臣否隔伏  
禍隱憂難以言悉且天下見臣等位冠羣僚而終歲  
不一延接安得不輕官府隔絕茫然不知事所從出  
安得不疑既輕且疑將凜凜救過不及焉能展布四  
體佐聖政萬一哉又請錄用廢棄諸臣並優旨褒答  
然竟不行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延見大  
臣商略政務又言彗已漸近紫微為人君藏身布政  
之所宜慎起居之節寬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  
積聚以廣恩不報踰月復言彗星已入紫微其咎當  
在君身必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計惟建儲一



事可以禳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  
今前星既耀而不垂定故致此灾誠速行冊立將自  
宮廷以及薄海莫不鼓舞懽暢而天變自弭帝手詔  
報聞仍持首春待期之說錫爵答奏復力言之已又  
連章懇請十一月太后誕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見  
錫爵於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  
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  
帝曰倘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  
元子年已十三尚何待耶况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  
三歲猶不請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類劄對保聖

躬退後上疏力請且曰外廷議論皆以因寵陰謀歸  
之皇貴妃臣恐鄭氏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  
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貴妃何也彼數  
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  
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之子天下不疑貴  
妃而誰疑貴妃不引為己責而推責祖訓不與外事  
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冊立乃陛下家事  
而皇三子又貴妃親子陛下謀所以安全之得不與  
貴妃謀乎且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而外廷紛紛  
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

歸功貴妃陛下尚以為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  
攻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領之志舉位亦  
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然手詔謂朕年未老又  
無重疾其冊立少候可行又言皇三子年齒相等  
宜同出就傳錫爵因疏謝其言祖宗朝冊建東宮多  
不過數齡豈皆年老有疾乃定儲位幸陛下勿以為  
疑皇三子少皇長子四齡不可謂相等先後之間苟  
一不慎聖心又無以白于天下臣竊謂宜少緩便當  
是時帝雖嘉錫爵忠蓋從其言而貴妃不悅陰設計  
難之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

西都臣楊俊民等言無故事且帑藏匱乏科臣王德  
完等復謂養正之初宜示儉德豈可未親經史先購  
珍奇帝不憚逆手詔諭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辭懇請  
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閣禮成輔臣侍班及用詞臣  
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中外為慰先是江南北旱  
潦民饑而中官督織造不已錫爵極陳其困請并停  
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末言臣母自南來日擊道中  
鬻子妾者得銀不過數銖幸陛下大為賑救及河南  
大饑言公私匱絀請與同官盡辭俸金稍佐賑貸并  
望陛下及兩宮各出內帑十一枚垂死之民帝感其

意果獲賑焉錫爵志節高伉盡瘁公朝不恤私計帝  
雅重其人累進讜言略無忤色其養禮逾于前後諸  
輔臣顧帝以壯年耽嗜酒色不勤萬幾致堂簾否隔  
政務底滯錫爵雖隨事納忠急廢益甚視時行柄國  
時更難遂有去志初錫爵以並封召榜既而越南星  
被斥趙用賢放歸一時論救者咸遭謫竊衆疑錫爵  
為之錫爵雖連章自明亦中林甚力人卒莫能諒也  
錫爵見物論難平且元子豫教已行身又多疾去志  
益決數乞休帝不欲其去為出內帑錢建醮以祈其  
愈錫爵不自安力辭已而疾益甚疏入上乃允先是

已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  
道里費乘傳行人獲歸此行以懲忿怒躬廟饗等十  
三事逸規閹七年東宮建道官賜勅存問賚銀幣羊  
酒三十五年廷推閹臣帝既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  
機三人又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道官召之三辭不允  
時言路橫甚錫爵進密揭力諫由是為給事中既然  
胡嘉棟宋一韓周曰庠張鳳彩蕭近高王元翰金士  
衡御史馬孟禎梁州秀李光輝陳于廷王以寧等所  
劾錫爵以諫不可再出竟辭不赴又三年卒于家年  
七十七贈太保謚文肅衡字辰玉少有才名其為舉

昔也不謂私至二十九年錫爵罷相已久始舉會  
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先父卒錫爵弟鼎爵  
亦舉進士累官福建提學副使能其官

趙志舉字汝邁蘭谿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萬曆初進侍讀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  
志舉偕張位等抗疏論救格不入則請以中行等疏  
宣付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舉為  
廣東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簡其官居正沒言者交  
薦起群州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國子司業祭酒  
再遷吏部右侍郎並在南京十七年六月以帝數托

疾報朝奏言臣近以少唐事侍朝講見聖躬康泰稍  
有不和轉盼輒復何近日延引之久也得毋祿席之  
愛不能割勉藥之好不能絕乎願陛下念此身付托  
之重毋溺燕樂虧元氣宋儒真德秀曰惟為學可以  
養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祈陛下日臨講帷  
與二三儒臣研究義理視朝則延見大臣商榷政務  
朝退則披覽章奏紬繹經史使此心有所制約聖慮  
日清則聖躬自固報聞尋召為吏部左侍郎十九年  
秋申時行謝政荐志幸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罷王錫爵



奉旨未還志率行首輔事會率憂變起兵事多所咨  
決主事岳元椿疏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遂  
為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駁志率再辨帝皆  
不問二十一年錫爵還朝明年五月還歸志率始當  
國遠來失事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  
獄而總兵官楊紹勳止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梓等  
論其失平志率等亦言封疆被難武臣罪也今寬紹  
勳而深罪文吏將武臣益恣文吏益喪氣不敢舉職  
也免付時泰詔獄帝不從其後時泰卒謫戍湖廣進  
鮮不稱奇布政使武尚耕以下盡謫官志率言事有

主者不當牽累乃止。謫尚耕及經歷餘皆獲宥。其冬  
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于暖閣志舉乞宥  
御史彭應參其明年言官以財絀民貧乞減織造志  
舉等因合詞懇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  
曹議行帝惡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  
三十餘人志舉等連疏力諫皆不納先是志舉已加  
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二十四年論甘肅功進少保吏  
部尚書改武英殿俄以一品考滿進少傅兼太子太  
傅改建極殿三月兩宮災請下罪己詔戒飭百官頌  
赦天下因以發章奏板掩滯補臺諫慎法守停織造

數事請帝願納之其秋志舉以兩宮既災六月彗星  
見閏八月日食九分有奇皆天變之大者歷陳時政  
缺失請振肅紀綱帝不能從明年六月三殿又災志  
舉時在告力疾跪列崇教畏躬祭享復朝講定國本  
納忠言補庶官行考選起罪廢罷曠稅平喜怒慎刑  
獄十一事優詔報聞延安諸生楊新芳訐其祖故尚  
書兆遺賊百餘萬請藉沒助工帝即從之志舉等力  
言不可弗聽已而按驗無實新芳坐戍遣初志舉以  
皇長子年十六請舉冠婚禮帝即命禮官具儀及儀  
上又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舉等復以為言終不

先先是張居正柄國權倖人主中時行繼之勢猶盛  
王錫爵性剛負氣人亦畏之至志舉為首輔年七十  
餘耄矣柔而懦不為朝士所憚以故詔誅四起其始  
正首輔位也值西華門災御史趙文炳論之無何南  
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誦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  
舉實激帝怒又交章論劾已而給事中張濬楊洵御  
史莫休况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披議而進按  
御史吳崇禮劾及其子兩淮運副鳳威鳳威坐停俸  
未幾工部郎中岳元聲極言志舉宜放給事中劉道  
亨故之尤力志舉憤言同一閹臣也往日勢重而權

有所歸則相率輔之以謀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  
則相率擊之以傳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初日本  
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舉亦冀幸無事與相應和  
及封事敗議者益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舉于是御  
史周孔教黃紀賢何爾健南京御史黃莘秀給事中  
劉為楫侯廷佩侍郎沈思孝等章相繼上而庶吉士  
劉綱山西巡撫魏允貞御史汪先岸亦以不職劾志  
舉志舉每被言報疏辨求退帝悉免留先寄劄言者  
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志舉益堅迨封  
事大壞星坐欺罔至下獄論死位亦以東事褫官而

志舉終不問也。然是時志舉已病不能視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柱有根猶時有論。列志舉雖身在床褥，于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諫爭帝歲時恩賜亦如故。而志舉疾轉篤，在告四年，疏至八十餘上，終不得請。二十九年九月竟卒于邸舍，贈太傅，謚文懿。志舉性行寬簡，其才氣不如張位、沈一貫而醇謹過之。是時帝益怠荒，章疏沉閣，官僚曠闕，賢士摧殘，志舉雖隨事論諫而卒不勝其杆格，故謗議益叢焉。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萬曆二年當會試張居正欲私其子嗣修以囑副  
主考吏部侍郎王希烈而嗣修卷適在一貫所希烈  
為言一貫不納遂取其卷乙而藏之居正愠甚而慮  
一貫白發其狀不敢害也明年克日講官故事檢討  
無直講筵者時帝方嚮學無日不講一貫疑居正以  
是因已供事益虔嘗講高宗諒闇進曰託孤寄命國  
家大事必有忠貞不二之臣然後可令總百官苟非  
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為大孝也居正愕然不怡者  
久之十年居正沒始遷左中允時為檢討十三年矣  
又三遷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尋擢禮部

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以省親去二十二年起南  
京禮部尚書旋召為正史副總裁協理詹事府未上  
詔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會朝議許日本封貢一  
貫以貢違舊出寧波慮為鄉郡患在道貽害當事力  
止之既還朝復極陳其害貢議事乃止封事告變朝  
鮮再用兵一貫力言水師之利請設重鎮於天津廣  
徵南方舟師用資戡守又以山東供億不給請勅守  
臣招四方貧民大墾荒土為足餉計帝咸從納及楊  
鶴敗績于蔚山贊畫主事丁應泰劾一貫交通鶴一  
貫引罪求罷帝置不問時陳于陛已前卒張位得罪



罷去首輔趙志皋寢疾在告獨一貫入直數請增置  
閣臣不聽錫既敗績廷臣多請撤兵一貫力贊帝進  
戰會平秀吉死倭賊引退將士遂得收功而應泰乃  
劾諸將以五千金賄倭使還無寸功宜悉徵下獄諸  
將聞之恟懼一貫言國家東征七年徵師十萬披堅  
持銳効死異域彼誠望尺寸之功今不惟不錄其勳  
反令懷懼安保無意外患且倭以全力爭朝鮮而云  
五千金賂而却之度非事實帝納其言將士咸得叙  
功是時曠稅繁興儀真既設稅使將復設于京口一  
貫言百里之中不當置兩稅寧波故有市船司嘉靖

間已罷至是欲遣中使領之一貫力爭不可事皆獲  
止小校王官徐希昌舉人林章獻銀萬二千兩乞鬻  
鹽淮南且列營天寧洲黃天蕩以防鹽寇一貫言小  
人以萬金之利玩侮至尊罪不可貸且黃天蕩居大  
江之中素稱賊藪彼欲據之聚衆為亂宜急捕治官  
等遂下吏貴州方會師討楊應龍詔遣中官張慶往  
權稅亦以一貫言獲免國本未定廷臣爭之十餘年  
猶不決至是皇長子年十八兵諸請冊立冠婚者並  
迫帝無辭以解則設難事困之責戶部進銀二千四  
百萬為冊立分封諸典禮費部臣計無所出哀籲省

減一貫亦再疏請帝卒不從俄上言今天下可憂者  
播賦未減北警時聞然猶邊境之患也若畿輔山東  
河南山西陝西湖廣無地不災京師米價翔湧流離  
載途彼不肯枵腹待斃則將有揭竿持械而為亂者  
况礦稅迫之益以怨讟之民乎夫一隅有亂猶可撲  
滅四方並起誰能滅之乞速發德音極此元元之命  
曩祖宗定制閩津權稅不及五穀自稅使橫行一切  
征取由是商賈不通生民絕命此尤不可不禁又上  
言自礦稅使出天下舉疑陛下為好貨臣知陛下非  
好貨也特國家多故出于不得已耳然設聚斂之策

而傷樂生之民恐亂未必弭而反以生亂臣聞鹽鐵  
均輸不足以富漢而漢由此耗瓊林大盈不足以富  
唐而唐由此危隋之末季洛口之倉山積造為盜資  
由此觀之苟有善政雖無蓄積而國安如無善政雖  
有蓄積而國危國已危矣金錢愈多愈為身累耳望  
陛下憬然思惕然悟立下明詔撤還中使天下幸甚  
二十八年湖廣稅監陳奉肆虐疏言自奉入境始激  
變武昌既而漢口黃州光化寶慶德安湘潭以及青  
山陽邈仙桃巴河諸鎮無不激變幾成大亂夫民心  
一變亦可畏况既屢變而猶窮治亂黨深督有司則

亂勢益成將不可解不惟楚地之憂抑亦天下之患也俱不報帝乳母佑聖夫人徐氏歿禮官議上勤敬祭安二議帝盡用之又乞真人張國祥請免其家賦役一貫皆諫不聽一貫自輔政以來惟初尚恩得一見帝厥後召對遂絕先因求征獻俘帝御午門樓受賀一貫請得登樓陪侍賜面對至是楊應龍平帝復御樓受俘一貫仍請陪侍皆不許是時國本猶未建帝以皇長子所居淑隘命營慈慶宮居之是年三月工竣輸一貫草勅傳示禮官上冊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勅既上帝復留不下一貫趣之則言朕志已定

因小臣謝廷鑽乘機要功故兩中止俟移居後行之  
既而自夏徂秋迄不舉行一貫復以為言則令傅翰  
廷臣靜埃毋再瀆擾至明年春皇長子既移宮廷臣  
遵旨不復鈔冊立亦竟不奉其夏五月賁妃弟鄭國  
泰迫于群議請冊立冠婚并行且曰珠王金寶可量  
城帝怒一貫言國泰戚臣意在保全家族與他瀆擾  
者不同宜賜褒納因再革勅請下禮官具儀寢不報  
先是宮中妄言二龍不相見見即災帝故不欲早建  
國本一貫盛稱太祖二十五子百二十一孫以解之  
帝意漸釋而是時外廷聚議有欲姑順帝意先冠婚

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先冠者太子冠乎諸王冠乎  
婚于何所宮中乎諸王館乎妃何稱太子妃乎諸王  
妃乎不正名而苟成事明降儲君為諸王不如仍稱  
長子猶有望也未幾萬壽節一貫復稱引既醉斯干  
二詩以諷會帝意亦頗悟遂有即日舉行之命九月  
十有八日漏下二鼓果下詔行之朝野懼忤既而帝  
復中悔諭一貫冊寶未併令改期一貫大驚急封還  
詔書言臣萬死不敢奉命帝乃止十月望冊立禮成  
先是趙志舉得痺疾四年不起一貫獨秉政屢請增  
置閣臣帝難其人廷推數上悉不用至是志舉已卒

一貫請蓋乃簡用沈鯉朱賡三十年二月帝有疾  
悉召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啓祥宮後殿西  
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  
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  
首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事國已永病日進何憾佳  
兒婦今以付先生幸善輔之因命罷礦稅停織造燒  
造建言獲譴及忤稅使繫獄者俱復官一貫慰且謝  
不覺失聲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帝起就床一貫復  
奏今尚書求去者三幸賜處分帝留陳藻田樂而以  
祖陵衝決獨削楊一魁籍一貫復叩首出遂與九卿



俱宿于朝房夜將半帝使使傳詔至一貫所具如前  
諭一貫疏謝因言聖躬萬福決無他慮明日帝疾竟  
瘳欲追還前詔司禮田儀諫曰詔已頒矣豈可反汗  
帝怒欲手刃之使中使二十餘輩詣問言礦稅以濬  
人工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裁奪一貫持詔欲并  
予其人輒自相撲流血被面一貫惶惑無計竟納還  
之第曰成命不可更望聖主三思帝不聽尋以太僕  
卿南企仲錄并二事亦寢自是中外愈失望咸咎一  
貫持之不力云中官徐銳言寶坻諸縣故有牧地千  
三百餘頃為豪民所侵請遣其黨往覈一貫再擬不

稱旨上疏力爭且言今年火星逆行占為兵戈並起天下大擾臣竊憂之倘變生意外陛下能與二三中人弭之乎不報廣東稅使李鳳貪虐一貫請撤之而京守傅刑陰言徵徽寧二府稅契歲可得十五萬金一貫駁其妾奸人張仁等獻銀五萬請收旗枝千四百人帝即許之一貫復持不可是時沈鯉朱賡已先後至一貫遂乞骸骨會御史劉九經劾刑部侍郎董裕通政使沈予木詹事范醇欺工部尚書姚繼可帝怒誦之外而疏詞有十月南山語給事中姚文蔚御史于永清遂揚言秦人欲擗首揆以九經與都御史

溫純俱籍陝西欲藉以構純于一貫也于是純疏劾  
兩人語亦微及一貫一貫求去益力帝為遣鴻臚宣  
諭久之乃出明年中使王朝棟煤西山幾激民變一  
貫偕同列力請罷朝遼東稅使高淮貪恣不法聲言  
躬赴闕廷面乞鎮守一貫等極言不可許帝遣中官  
王昇覈牧地令閭臣草勅一貫等執不肯草帝趣之  
再三乃言近歲以來四方利源盡籠于中使常恐民  
勞變生惟茲畿輔根本重地祖宗陵寢宗廟所在尤  
宜厚恤且宗師去遠近惟隔一墻正藉民心以為干  
城胡可使愁苦詛咒渙然離也近西山窰戶易州礦

徒相繼告變朝廷即以威力賂窮民窮民豈不以死  
力抗君上莫謂蚩蚩之氓可惟我吞噬而無患也帝  
終不聽又明年正月帝手札諭閣臣以時逢陽長命  
條具祈天永命保國利民事宜一貫等語上言圖治  
無奇策在率由舊章而已今時政詭于舊章者甚多  
而莫甚于曠稅何不曠然盡罷之若夫拯災民窒盜  
源疏文網釋久繫罷宣索恤商賈停土木急河工廷  
臣數奏已併在陛下一發令而已今內而兩京大僚  
外而巡撫監司缺官幾半至于批鱗攀檻放逐逮繫  
諸臣概從淪棄怒罪世而未解恩累布而弗宥允陛

下所宜動心也。大抵為治之要不越理財用人。今陛下視財太重視人太輕取財太詳任人太畧國勢漸衰率由于此而其原則起于弁髦舊章誠宜開張聖聽凡事于舊章加意急罷曠稅補廢官所為祈天永命之道端不外此。因擬上詔旨。四道帝竟留中五月。需藝長陵明樓有詔修省一貫等上言。近者章奏不下德意不宣人心鬱憤已極。天地祖宗實鑒之。故假雷火以發怒耳。今日欲修實政必自通章奏始。欲通章奏必自撤疑情始。君臣上下之間漠然不疑有謀。即用有斷即行。則奸弊無所容。叢蘖無所伏。乃以答

天地祖宗之佑若但有畏天敬祖之言而無其實則人尚難欺天豈容誣惟陛下留念裁察疏八帝厭之諸司題覆悉不下聞下一二不過報聞而已一貫等以章奏但報聞則與不報何異累疏極言池泄之害皆不報無何姦食長陵松柏枝葉幾盡一貫等復言明樓既燼更值姦災變異如此天地祖宗之心可知聞宮中朝夕焚香祈保天命聖心豈不惕然茅陛下所求者非有制于人更非有制于天也言脫于口而仁布于天下欲罷殲稅則殲稅罷欲釋繫囚則繫囚釋欲起逐臣則逐臣起誰制之而不行故今日之事

乃天地求回陛下之心而不得非陛下求回天地之心而不得也越三日報曰修省實政少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今日修省實政不容瞬息緩而猶曰少俟俟之為言安所底止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夫乘天下未變而圖之則權在天子待天下有變而圖之則權在匹夫斯即宵旰憂勞何益于事至八月又上言陛下深居宮禁不接臣民為可塞耳掩目置人言弗恤若臣等則日出入長安門勢不能避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瑣尾流離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齋捧官未啓口即設礦稅

之害四方書問至未開緘即知其陳礦稅之若臣等處北何以為詞曩麥丘人謂齊桓公曰願土君無得罪于康臣百姓惟陛下深察其言帝卒不省時在朝文武諸臣以所陳修省實政猶未下相率詣文華殿合詞力請帝怒傳諭閣臣切責諸臣責擾恣肆一貫等上言陛下欲朝儀靜肅當收天下之心欲收天下之心當恤天下之言近年以來四方久罹礦稅之害而又習聞停止之言跂望恩綸以日為歲諸臣受國恩深感時多故千章萬牘總屬懇誠豈可名之為責擾罪之以恣肆昔伊尹告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幸陛下採納既而修省卒不行三十三年夏雷  
擊天壇望杆一貫等復條上修省事宜一貫初官翰  
林聲籍甚其獨柄國成猶未中人望自沈鯉入一貫  
典相牴牾朝論漸分優劣逮假王議起一貫力右王  
抑郭正域又以妖書事欲傾正域及鯉自是不容于  
清議及錢夢皋張以渠輩以考察獲留衆謂一貫實  
為之謗議紛起于是郎中劉元珍主事龐時雍南京  
御史朱吾弼交章論劾咸被謫先是一貫數稱疾乞  
去帝輒慰留至是堅卧不出請益力明年七月南京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奸貪一貫

憤益求去乃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免一貫歸給賜如  
委典一貫既去言者猶追論不已其鄉人官于朝者  
亦多被誡謀及黨勢成凡抨擊邪黨者率以一貫為  
射的至身沒未已云先是一貫在位凡造功進秩與  
同列皆力辭以考績累加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家居十年年七十九卒贈太傅  
謚文恭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鄒泰州知州兄應進  
士刑部主事賡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  
曆六年以侍讀為日講官時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圃

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為悚然十一年進  
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歷禮部左右侍郎五  
講如故帝營壽宮於大峪山命賡往視中官密示帝  
意欲倣永陵規制賡度地廣狹疏言永陵廣八十一  
丈外加方墻今不能如制請並外方墻為八十一符  
皇祖九九數且昭陵在望而制過之度非所安疏入  
久不下已竟如其言十四年改掌詹事府尋以吏部  
左侍郎教習庶吉士明年加太子賓客兼掌翰林院  
又明年代沈鯉為禮部尚書詔選內監二十七人賡以  
為濫再疏爭不從但令內庭簡汰老弱而此曹未預

選者猶潛居輦下希用卒以廢言逐之亟遣總母喪  
去二十九年秋沈一貫獨當國請增置閭以帝素慮  
大臣植黨好用林居及久廢者詔廢以故官兼東閣  
大學士預叅機務遣行人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  
詣闕即捐一歲俸助殿工其秋極陳礦稅之害言陛  
下以令之礦尚採之山今之稅尚權之商然自採植  
不止地無餘藏商無餘貲所在勒取名曰包礦包稅  
而小民之皮骨盡矣夫民既不樂生寧復畏死誠恐  
一旦土崩雲擾此時縱急下停罷之詔損內帑之藏  
亦何及哉昔唐明皇方燕凝碧而漁陽之擊鼓已聞

於戶宋徽宗方耽艮嶽而金人之繫綫已及其身今日人情時勢何以異此帝不能用又明年三月與一貫及沈鯉共獻守成遣使權宜三論大指皆為曠稅而發廢手筆也三十一年冬妖書事起誣廢動搖國本而其書即獲於廢郎門廢大懼疏聞乞避位帝慰諭有加時小人欲藉以興大獄囚繳生光既承猶窮治不已廢方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事乃得解明年冬考績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又明年大計京官帝既留錢彥舉輩及南京察疏上亦欲留被察言官廢力陳不可且曰北察之留亦從中出人

猶怨臣等不能救正今若出自柔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臣死不敵奉詔言官劾溫純及鯉中使傳帝意欲去純廢言大臣去國必採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其冬工部請營建三殿時方有濟河繕城之役費不貲廢極言時詎不可舉羸諸侯異日帝皆納之不果行三十四年一貫鯉去位廢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當是時朝多闕政官府否隔廷臣不能得之於帝率責備政府廢亦隨事納忠疏揭月數上而帝十不一下由是朝政益弛中外解體而言路方持大臣短長紛爭角勝明年正月御史宋燾首諷切廢給

事中汪若霖繼之廢不為憾力請帝更新庶政于增  
閣臣補大僚充言路三事言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  
行廢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時廢年老屢  
以病在告閣中空無人帝乃下諭簡閣臣而諭中有  
連日恭默正思枚卜語廷臣籍籍疑帝復出中旨如  
往年趙志皋張位故事於是廢力疾具疏請付廷推  
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為  
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廢貴右之疏  
抵廷機并侵廢廢疏辨曰臣旦暮待死猶從龜勉入  
直者以同官廷機拜命五旬辭章四上猶逡巡却避

乃委之必出以身先之此同舟共濟之義也臣二十  
年前嘗貳吏部每有推舉銓司必商之聞臣斯時即  
有指授人亦不疑自臣輔政以來門無銓司之跡部  
舉何人人推何官臣僅得之即報安從私囑若夫九  
重高遠臣入朝五載猶未一覩天顏安所窺伺能使  
至尊心運手書惟臣指畫博之天下得無虧聖德而  
羞朝廷請自今群臣章疏朝奏夕報則上下洞達猜  
疑不生帝是其言為切責言者以愆廢既而姜士昌  
宋焘被謫言路謂出廢意益不平又明年四月禮部  
主事鄭振先逆劾廢十二大罪其言多苛求失實帝



起賧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論赦再貶二秩廢廷機中  
赦不納先是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候命踰  
年不下廢連疏趣之至是秋八月始下諸人既列言  
路爭以搏擊為名高而給事中汪若霖者先嘗忤廢  
及是見點適當廢病起入直時羣疑廢將修卻攻訐  
由起御史則陳于廷史記事吳亮熊廷弼等給事中  
則張國儒胡應台顧士琦段然等先後上疏力攻至  
五十餘人弄及其黨陳治則姚文蔚姚士慎熊鳴夏  
邵庶劉道隆而工部主事劉汝佳國子監助教吳道  
長素于清議亦出疏攻廢給事中俞安性者廢却人

為廢不平疏言今日政權盡移於司禮憲若為廢解  
嘲由是言者交章劾安性復侵廢而是時廢已寢疾  
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猶慮其復起齟齬不休廢竟  
以十一月卒於官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帝憫之贈  
太保謚文懿御史端吾猶疏諫之給事中忻且請停  
其贈謚論者尤其過言廢醇謹無大過晚而遇主祇  
以典沈一貫同鄉且同年相善故見疑於眾攻擊紛  
然要其時主荒政亂士風莠凌廢遠際其會上不能  
得之九閣下無以調衆口以故蒙詬獨甚云子敬循  
進士歷官禮部郎中前此無正郎政吏部者帝大點

吏部諸部因改敬循稽勲歷文選終古通政

論曰神宗之末米胡為予來哉一時輔導諸臣非盡庸劣乃上下媮闇即聲息莫通大叫疾呼都如充耳痺癱不仁之症且中入膏肓矣而南北臺者紛爭並咀抨射則又幾於狂易之疾明運其微矣不亡奚待乎噫